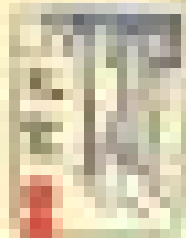




祝勇·主编

舒芜

古吴轩出版社



上海圖書館藏

舒

光

上海圖書館藏

祝勇 主编

大家
◎
◎

舒芜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舒芜/舒芜著.—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4.8

(大家文丛)

ISBN 7-80574-854-3

I.舒… II.舒… III.舒芜—回忆录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84707号

主 编: 祝 勇

编 委: 鄂 力 戴 彤 谭宗远

策 划: 施曙华

责任编辑: 吴 仁

王 超

装帧设计: 周 晨

责任校对: 冷惠华

沈家山

书 名: 舒 芜

著 者: 舒 芜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33679

印 刷: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60 1/16

印 张: 12.25 插 页: 1

版 次: 2004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74-854-3/G·229

定 价: 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祝 勇

这套书的编辑完全出于一次偶然的闪念。平时不去想它,是因为它看上去不可能,只有两类人富于天真的异想,而从来不计工本——皇帝,和孩子。我有些不自量力,但这个想法令我兴奋。从苏州刚刚回到北京家里,老施一个电话追来,我们都已情不自禁,沉浸在工作状态中。

最初的想法是从老一代学人艺术家开始的。他们活得真是安静,年轻人学不来。杨宪益先生的口头语:“有什么大不了的。”天大的事情,他都要以这句话做总结。写作出版,功名利禄,真的是件小事。他们不愿张罗。旧作断版,不再重印;新作写成,往抽屉里一扔,了事。报纸编辑来约稿,就随手把原稿给他们。杨先生写作从来不留底稿,编他的书,有点像在考古。

是举个例子。别人的状况大抵如此。我是天生的好事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想编一套规模大一点的书,囊括老人们的作品,不为他们,为读者——至少,为我自己吧。老人的东西,学不来,但至少应该知道,有这样一批人,这样的想法。像车前子写张竹先生:“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有热血和最有理想的一代人,也是最受磨难的一代。国家,艺术,在老人的心目中,像吃饭时拿在手上的一双筷子一样自然。”他们将告诉我们什么呢?

几个月中，我卷入所有的编辑事务中。有的老人为我提供了他以前从未刊过的作品，有的则把全部未结集的新作交到我的手上。纸张、信件、照片、电子邮件、电话、复印、核对、编目，翻来覆去，颠三倒四，一塌糊涂。我为此感到荣耀。仿佛目睹了一场下了一百年的雪，一片一片，满满的将我覆盖。

书稿的内容，从一开始就确定为主题性的，至少要展现一位作者最熟悉的方面。又觉得，中年人、年轻人也可以收入。年龄不是标准，境界才是。一卷卷编下去，卷帙浩繁，像一次编辑的远行，或者说，一次大规模的“扫荡”。那样，不就是一部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史吗？我不敢想。一点点做就是了。一个富于野心的编者，遇到一家富于野心的出版社，事情就弄成这样。

这个项目可能持续若干年，将分辑陆续推出。我们的工作需从每一张纸片开始，循着字迹的线索，潜入那庞大的、无边的世界中去。

2004年7月

目 录

大
家
文
丛



舒
芜

- 白色的飘颻 1
- 家馆滋味忆吾师 9
- 敬悼王组人师 14
- 忆台静农先生 19
- 遥祭吴白匋教授 44
- 二罗高谊 52
- 忆杨荣国教授 57
- 悼念楼适夷先生 69
- 非关《红楼梦》
——周绍良作《红楼梦研究论集》代序 77
- 让那伐木者醒来——附长歌行

| | |
|--------------------------|-----|
| ——读舒芜《让那伐木者醒来》(黄苗子)…… | 84 |
| ·难忘壮雪负之回 | |
| ——记虞北山先生 | 98 |
| ·舒谿小记 | 103 |
| ·勺园花木 | 110 |
| ·无鬼论略 | 116 |
| ·大寿薄礼 | 127 |
| ·周玉帅与周作人 | 138 |
| ·数典忘祖 | 143 |
| ·“加害”略辩 | 146 |
| ·鲁迅购读周作人著作事 | 151 |
| ·关于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卷子上我的题跋 … | 155 |
| ·聂绀弩晚年想些什么 | 157 |
| ·聂绀弩周颖夫妇赠答诗 | 168 |
| ·戴段钱王之妙 | 175 |
| ·周氏三兄弟 | 181 |

白色的飘颺

死，是这么实在，可又这么空无，是这么不容怀疑，可又这么不可思议，我第一次面对亲人死亡的时候，这样沉痛地感觉到了。那是 1935 年，我十三岁，住在安徽桐城老家，大哥方玮德以二十七岁的华年在北平病逝，噩耗传来，亲朋震动。我知道，我亲爱的大哥是死了，这件事确实发生了，我千万次希望它不曾发生，希望它可以改变，一点用也没有，它就是发生了，永远无可改变了，它的实实在在，为什么到了如此残酷的程度呢？可是，这件实实在在的事，却又是一个空无。一个人，忽然就没有了，而这世界还在，天地玄黄，寒来暑往，一切还是照常，那么多的人，仍然走着动着说着笑着，其中一个人，怎么忽然就没有了呢？他到哪里去了呢？这个确确实实的事实，为什么又是这么空无，这么荒诞，这么不可思议呢？这些念头绞得我心里发痛，我便从我家院墙上那个小窗，遥望六尺巷口，仿佛那里还有大哥的白长衫后幅的一角在那么一飘，那是大哥留给我的最后一瞥。大约是 1932 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暑假回家探亲完毕，再去南京，临行时家中好些人相送，我渴望参加送行的行列，但是小孩没有这个资格，只能站在大门口，望着他们那一行人直穿广场，转过六尺巷去，大哥走在最后一个，身子已转入巷口，白夏布长衫后幅的一角还那么一飘，于是我牢牢记住了这一瞥。以后他没有回来过，只听说他到厦门集美学

校教书，听说他到了北平，听说他与黎宪初女士订了婚，听说他生病住医院，我还看过黎宪初女士报告大哥病情的长信，是写给祖父的，信上已经称呼“祖父大人”，不久便传来了噩耗。大哥在厦门照的一些照片我也见过，也喜欢看，可是心里总暗暗觉得还是我亲眼所见的那白长衫后幅的一角的一飘更为珍贵；每当我悼念大哥，心里绞得发痛的大无可奈何之日，我便遥望六尺巷口，追寻那白色的一瞥的记忆，凭这一瞥，也算战胜了死亡之残酷的、荒诞的空无。

大哥是堂哥，是大伯父的儿子。我们从祖父以下，基本上聚族而居，同祖父的堂兄弟十人统一排行。玮德是老大，我是老三，相距似不远，可是他比我大十四岁。1932年他大学毕业，我才十岁，还在家塾里读书，再过两年我才进初中。他读大学时，每年暑假（是否年年不漏也难说）回桐城，我以一个不满十岁的家塾学童，无限崇拜无限景仰地看待这位大哥哥。他对我这么一个小弟弟，也许会觉得还不太笨，此外大概没有多少印象。我对这位大哥，接触有限，却知道他许多事情。我早就注意到，他是家人亲友引为骄傲的青年。我经常听到家人亲友叙说他，评论他，怀念他，我注意听着，吸收着，积累着。我知道他才华出众，经常作一种“新诗”，与我所读的《唐诗三百首》不同，是用白话写的，在南京、上海、北平的著名报刊上发表。我知道他风度出众，为朋辈所倾倒，被女孩子们注意。我亲耳听见亲戚家几位美丽的大姐姐在一起评论人物（她们以为我一个不满十岁的小男孩不懂什么，不必避开我），一位说：“方玮德是最好的情人，最坏的丈夫。”虽说是最坏的丈夫，可是说的口气仍然很欣赏这个“最坏”。在场的几位姐姐一致欣然同意。大哥曾自己夸口说，中央大学某次同乐会上演《苏三起

解》，他扮苏三，一出台，听到台下女同学们一阵风似的纷纷传告：“方玮德。方玮德。”我想起亲耳听过的美丽的大姐姐们的话，相信大哥说的是真的。大哥的新诗，我尽量找来读过，当时不怎么样，影响却很深远，后面再说；而当时大哥最吸引我的，还是他的风度、神采、谈吐，是他整个人。

大哥逝世以后，许多人写过悼念文章，差不多全都说到过大哥的整个人的美。闻一多先生引唐人诗句称赞道：“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吴宓先生的挽诗道：“爱美由天性，风华映玉堂。”标格，风华，都是说他整个风度之美。还有人描写他“高高的身材，秀逸的风度”（高植），有人描写他“长身玉立很飘逸地一直走上楼”（方琦德），都是他的形象的特点。说得最深最细的是我们的九姑方令孺，这里我想多抄引一点她在《悼玮德》一文中说过的话。她说：“玮德那可爱的人格，若大家能多知道他些，我相信人人都要惋惜。玮德有的是一个美丽纯洁的灵魂。”她又说：“玮德多么似一潭清水的温柔，光明照彻人心呢！”她又说：“玮德的信心是人所难得的。忠恳，崇之如神明，是玮德对他朋友的态度，（这许竟是‘傻’，是‘糊涂’，但这可爱的傻，可爱的糊涂，除了在他那一颗纯洁的心里求，在哪儿呢？）友朋取与之际他也并不是全无所忤；鄙，浊，蠢，几种人类不可免的恶性是他最恨的。然而在另一观点上说，他却又是个最会从丑陋里求美，现实里求理想的人。不是人家常说玮德喜欢‘tell beautiful lies’吗？beautiful lies 这批评也够美了，不管说者是否含些幽默意味。给一个不能从现实里看见幻象，平庸里挑出精华来的人，听到一些意外语言，当然要视为谎话。谁相信 William Blake 说他小时常看见空中有各种仙子的形色呢？不管他把幻象放入诗画里有多么神妙，

艺术家见之固能会心，而常人看起来也要讲他说美丽的谎。玮德的谎，就是他爱把极平常的事情，说得如七宝庄严，灿烂悦目；把浮薄的人情，渲染得如清水芙蓉，澄静清密；有时他高兴，对于一种行为和动作，能描摹入神，滑稽可笑。他是说美丽的谎吗？他是不是能见到人所不能见到的，体会人所不能体会的呢？”她又说：“玮德生前不管走到哪儿，都会有人欢喜，这欢喜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能够给人一种生气，因为他自己就永远富于生气。在一些很美丽的日子里，为了一株树一片石头向山野里跋涉，不避夜寒，不辞辛苦前往，一个最好的伴侣便是玮德。玮德对于自然也像他对于诗歌一样，具有深深的领会的兴味。他喜欢戏剧，他对英国文学有特殊的爱好（他本想写一部英国诗人小史，惜未完成）。他无论对山川人物，或所读诗歌，都能用很多的妙句吐出他心中的感觉。”

九姑把玮德大哥分析得这么细致，形容得这么生动，我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然无此能力，但是我回想同大哥实际接触的直接感受，全能同九姑的话相印证。特别是，我最爱听大哥的谈话，的确确是“把极平常的事情，说得如七宝庄严，灿烂悦目”，我多少次旁听他这样同大人谈话，他也这样地同我们小孩谈话，一点不摆架子。从小孩听来，毫不想到他这是不是“美丽的谎话”，只是如饥似渴地听，因为说的是诗人，而听的——忘记谁说过，每个儿童都是一个诗人。

关于大哥的神情风采，黎宪初女士的《哭玮德》里形容得更具体。她说：“我见你只两次，你在我心里便长上根，你最讨人欢喜的是你那副可爱的神情与那点在别人身上决不易寻到的趣味；你谈吐时风采极好，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无论是谎是真，总是美丽动

听。”大哥的谈话吸引我的，的确除了内容的美丽而外，还有说话时的神情的秀逸，风采的高华，令人心醉，尽管我不会喝酒，但我相信古人所谓“对之如饮醇醪”的就是大哥这样的人。黎宪初女士还形容大哥病重的时候，“竟长得面目姣好如一处子，鼻嘴处形成一种天然的秀丽，妩媚的风度，一身洁净，一尘不染。（天，原来这不是些好现象！）九姑当时也讲你病得如此地步，你的面貌依然艳丽得从未见过，还闪耀着圣洁的光彩。”这些我未能目见，仍可以想象得之，相信她说的全是实际情形，并不是“情人眼里”看出来的。

我失去这样一位大哥，特别觉得剜心似的痛楚的，就是他的言谈、风度、神采……从此归于空无，我分明记得这一切，可是我隐隐觉得没有见过他的人谁都想像不出这一切，尽管他有诗篇还存在，怎能抵得过那么美好的整个活生生的人？他的新诗，我读过不少，虽不太懂，有些也还喜欢。我能背的句子有：“八月的天掉下一些忧伤，/雁子的翅膀停落在沙港。”（《秋夜荡歌》）“满天刮起一团风暴，/电火在林子里奔跑，/这不是风声，谁在叫。”（《风暴》）“星子不做声，/这一夜，/露水落在我的脸上。/水不答我话，/这一夜，/沉默落在我的心上”。（《微弱》）有一次，大哥叫我：“小管，你听，我这两句诗多好：‘河里有船，/船上有灯光。’”

我大笑起来，说：“这有什么！‘河里有船，船上有灯光’：我也会说！”我以为大哥又在同我开玩笑。

他笑了笑，没有再谈这个话题。我事后却找出他这首诗：

幽子

每到夜晚我躺在床上，
一道天河在梦里流过，

河里有船，船上有灯光，
我向船夫呼唤，
“快摇幽子渡河。”

天亮我睁开两只眼睛，
太阳早爬起比树顶高，
老狄打开门催我起身，
我向自己发笑：
“幽子不来也好。”

我把这首诗读到能背诵了，慢慢地也领略到“河里有船/船上有灯光”的味道，觉得很神奇：这里没有一个字的形容描写，为什么这样生动？还真难以换个任何别的写法！后来读到李白的诗：“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大舶夹双橹，中流鹅鹤鸣。”（《淮阴书怀寄王宋城》）也觉得他纯用白描，而能神奇至此，大哥的“河里有船/船上有灯光”显然是这一路的。

大哥的确很喜欢李白。有一次，他问我读过李白的《将进酒》没有，我那时虽在家塾里读《唐诗三百首》，这一首老师却还没讲到。大哥说：“拿书来，我给你讲。”大哥叫我看着书听他讲，他不用看书，只在室内飘逸地走来走去，一面吟诵着，一面讲解着，一面手舞足蹈地比画着。于是我眼前仿佛真看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真看到了金樽满对月，一饮三百杯，尤其是讲到“千金散尽还复来”时，大哥那一下飘逸豪迈的挥手散黄金的姿势，使我立刻爱上了诗人李白，觉得他大概正是大哥这样的风采。李白这首《将进酒》成了我第一首能背诵的长篇唐诗，以后任何时候默诵起来，都离不开大哥讲解情形的记忆。

大哥给我的这一点“诗教”，印象和影响都很深。我生在桐城派保守风气还很强的桐城，却并不把作新诗看作离经叛道稀奇古怪，而是看作自然而然的事，觉得从“大舶夹双橹，中流鹅鹳鸣”到“河里有船，船上有灯光”，从“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到“我向自己发笑：‘幽子不来也好。’”，并无间隔，一条路子走下来，尽管成就高下有殊，但我相信李白如活到现在，也会像大哥这样做新诗，这个信念是暗暗形成了。我不知为什么只是一般喜欢而并不十分佩服大哥的新诗，也许是性格气质不相近，但正因此，反觉得做新诗是当然之事，今人作诗就该作新诗；好像看惯了今人的穿衣打扮，并不一定个个都是美人，正因此才觉得今人就该这样，古装美人反而不自然了，当然，谁要是喜欢着上古装玩玩当然也各有自由。

大哥1934年写给他的好友陈梦家的信道：“弟近阅明末史，对新诗不感兴趣者久矣。”他写新诗其实没有几年，留下来的诗篇不到四十首。近些年来，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诗坛上随着对新月派的发掘与重估，作为“新月派诗人的后起之秀”的方玮德，也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看来，方玮德这个名字，终于还是要以诗人的身份存在下去，这真不是他的意愿。当时与他并称新月派后起之秀的陈梦家，后来是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学术上的成就远远超过新诗的成就。玮德大哥如果活下来，今年八十三岁，大概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以他的才华，研究明清史五十多年，其成就当然也会远在三十年代间写新诗的功夫之上。他所愿在此，而未能实现，荒诞的死阻止了他，这是他的永远的遗憾，也是我们这些知道他的生平的人的永远的遗憾。可是，别人怎么知道呢？今后千秋万世的人怎么知道呢？他们只知道有过一个早

逝的诗人,写过三四十首诗罢了。那整个儿像一首诗的人,那风度、谈吐、神采,那朋辈的倾心,女孩子们的爱慕,这一切更不会有人知道了。死亡就是这么无情,吞没了这一切,我诅咒死亡,我要用笔尽可能地从它吞没了的一切当中,挽救些出来,尽管我的笔是这么拙劣,但是能挽救一点算一点。

我的心情又很复杂。陈梦家先生 1957 年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残酷迫害至死。我怎么知道大哥如果活下来会遇到什么呢?假设,本来没有多大意思,但是我仍然有这么一个假设:如果我看见或者听说,大哥的头在什么“反右”会场上低过,大哥的腰在什么“请罪台”前弯过,那么我会更加爱他,同情他,可是他那白长衫后幅的一角的一飘,在我心里肯定再也飘不起来了。当年我只知道,凭我心里那白色的一飘,聊以战胜大哥的死亡的荒诞的空无;过了半个多世纪,才发觉把那白色的一飘永远刻在我心上的,也许正是那实实在在无可改变的死亡的力量。这是悟了道,还是入了迷,谁说得清呢?

1991 年 8 月 13 日

家馆滋味忆吾师

鲁迅写过两种私塾，一是《朝花夕拾》里回忆的三味书屋，老师在自己家里设塾招生，各家子弟每天到老师家上学；一是小说《怀旧》里写的那位仰圣先生，应聘住在别人家里，教主人家的子弟。我没有进过前一种私塾，我们家一辈辈、一拨拨子弟，历来都是请了老师住到我们家里来教，略近于后来所谓家庭教师而又有不尽相同之处，那时术语谓之“请先生”，重音读在“先”字上，从老师方面说就叫做“教家馆”。我所知道的亲朋人家，无不如此。那时我们县城里有没有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呢？想来也会有吧，只是我从未听说过，小伙伴中也未听说谁读过。

我大约从七岁起，到十一岁，和堂兄弟姐妹们一道，在祖父的主持监督之下，在家塾里读书，先后请过三位老师：詹西平先生，张梦渔先生，殷淳夫先生。当时詹先生二十来岁，张先生三十来岁，殷先生三四十岁。詹西平先生字白浪，教我们读《弟子规》、《三字经》，只记得他比较矮，此外毫无记忆，那时我们太小了。张梦渔先生大概是以字行，不知本名什么，教我们《读史论略》和《四书》，他鼻子比较高，我们背地里给他取绰号曰“张大鼻子”。我们并无恶意，其实还很喜欢这位老师讲解清楚，态度和蔼，背地里给取个绰号还是亲近的表现。殷淳夫先生也是以字行，本名仲虎，教我们《诗经》、《左传》、《礼记》、《书经》、《易经》，我们听说他有学